

這次參加 Lucknow 的 City Montessori School(CMS) 主辦的 InIMC2017，是我第一次到印度。出發前，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把握這次的機會看看印度的樣子，因為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去了。回來後，我覺得印度是個有趣的地方，這是一趟很有意義的旅程，這趟旅程令人難以忘懷，但就算有機會再去第二次，我真的要好好考慮一下。

前情提要

出發前幾天，我們被通知印度國內線的飛機被取消了，理由似乎是那台飛機的引擎交貨延誤，也就是那台飛機沒有引擎(the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 is the delay from Airbus on account of Pratt&Whitney powered engine delivery)。於是我們只好再訂另一班飛機，一人又多付了 1000 元台幣(我們人還在台灣，就先被坑了 1000 元)，頗有被惡整的感覺。

第一天

我們先搭飛機到新德里入境，再從新德里搭國內線到勒克瑙。印度的移民官效率很差，通關很慢，而且一邊看護照還一邊跟我們聊天。

印：“What language do you speak in your country?”

台：“Chinese and Taiwanese.”

印：“How do you say “How are you?” in your language?”

台：“你好嗎?”

印：“No!!! That’s Chinese. I want to learn your language.”

台：“呷霸未?”

印：“Oh!!! In India, we say □□□□□□”

(念作"拉嗎 stay"，很有拉馬努金的味道)

他真的很激動，可能是因為終於可以展現一下自己聽得懂中文了。過了很久以後，大家都入關了，我們便轉乘國內線的飛機。德里機

場到處都是鳥，在航廈大廳、停機坪、跑道上都有，實在很驚悚。弔詭的是，我並不覺得印度的鳥特別多，只有機場的特別多而已。在滑行道間有許多草坪，每個草坪上都有個亭子，裡面坐人，我猜這些人是負責趕鳥的，可惜成效不彰。

國內線飛機上提供一種印度小點心，是用餅皮包一種特別的醬料(這種醬料在印度其實很常見)，口感像馬鈴薯沙拉，口味的部分我則沒什麼感覺，只覺得有點辣辣的。在印度，我們常常看到各式各樣的餅皮和沾醬(共通點是幾乎都很辣)，可以選擇餅皮沾不同的醬來吃，而且口味多到可以出成一個排列組合的題目了。其實只要能忍受辣，這些餅是非常特別而美味的，我在台灣好像從來沒吃過。

到了勒克瑙機場，我們被熱情的迎接，有樂儀隊和穿傳統服飾的可愛小女生替我們戴花圈(跟去年在清邁的發大象儀式有點像)，這裡的花圈是用鮮花做的。接著 CMS 的創辦人--甘地博士就出現了，他是印度國父甘地的孫子，兩個甘地長得很像。我們跟甘地照了許多相，據說是要放到新聞稿上的，但印度人真的非常熱情，大會的照片顯示我們從白天拍到天黑，拍到我都覺得花圈要爛掉了。

接著最恐怖的事情發生了。我們要從機場到學校，搭的是學校的校車，這種校車沒有冷氣、窗戶可以用手推開(開窗時，會有各式各樣的東西噴到臉上、口中)、下雨時裡面還會漏水(需要副駕駛用抹布幫駕駛擦內側的玻璃(他們為甚麼不在內側也裝雨刷?))，(順帶一提：他們的校車、遊覽車都不關門，所以車上很多蚊子，20分鐘打了50隻)，但真正恐怖的在後面。從機場到學校的路上，20分鐘車程，我們的駕駛按了142下喇叭、遇到6隻牛、沒有任何紅綠燈(我本來想算我聽到路上的所有喇叭聲，但算不完，因為聲音沒有斷過)，路上有摩托車(幾乎沒人戴安全帽)、腳踏車、人力車、馬車、三輪車、載了大概30人的露天小貨車、毫無存在感的警車。到了學校，先在泳池邊吃晚餐(這所學校的薯條特別好吃)，再到雨中拿行李，然後返回旅館。學校到旅館

通常是 5 分鐘車程，但我們開了 45 分鐘(在大雨中)，其中在一個路口轉彎時花了 25 分鐘(原因不明)，而我終於看到第一個紅綠燈了，可惜不會亮(其實到第 5 天才看到會亮的紅綠燈)，所以十字路口上卡滿了朝向各個角度的車子，想玩 Rush Hour 都不知該從何下手，因為四個方向的路也都是滿的。途中遇到兩台試圖鳴笛穿越車陣的警車，但印度人聽到警笛的作法不是讓路，而是用更多喇叭將它蓋過。在印度開車有幾個東西一定要好：喇叭(他們的喇叭可能是裝在油門上的)、煞車(車、人、牛間的距離往往只有數公分)、副駕駛(負責擦玻璃、下車指揮&叫囂)、運氣(這幾天我沒有看到任何車禍)。而印度的喇叭聲十分多樣化，除了各種頻率的叭，還有的是用電子音樂，一路按喇叭車子就一路唱歌(或許最有效的喇叭聲是牛的叫聲?)。回到台灣後，總覺得台灣的馬路寬敞舒適單純又安靜還有交通警察，像是康莊大道(印度的是陰溼路一下雨必淹水)。

其實我們在吃晚餐前還去參觀住在學校那批人的宿舍，一開始，我們找不到電燈的開關，後來拿手電筒才找到開關在地板上(電視插座旁邊)。接著拉開窗簾，廁所的門藏在右邊窗簾後面，原來這個窗簾遮的是廁所的門，左邊窗簾才是用來遮窗戶的。而廁所大概有這個五人房的一半大，非常寬敞舒適，若房間找不到電燈開關其實可以改住廁所。那麼冷氣呢？冷氣在窗戶下方，也就是說：1、冷氣在地板上；2、冷氣在窗簾後方，窗簾拉起來就吹不到冷氣了。這些設計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嘆為觀止。莫非印度的物理運作和我們不同？

更不可思議的是，晚上回到我們居住的飯店，當我跟爸爸在媽媽住的那間房洗完澡要回我們自己的房間時，卻發現房卡打不開門，而房間裡居然另有其人，我們嚇壞了，但對方是兩個女生看起來更加驚恐。原來是旅館把我們的房間重複給了新加坡隊的一對母女，而那晚發生了多起重複給房的類似事件。事實上，這間旅館是四星級的呢！

第二天

上學的路上(從旅館到學校簡稱上學)，有很多牛。我這幾天看到的牛應該比我從小到大看到的還多。

早上閒來無事(或許大會覺得把我們安置在禮堂發呆就算是一項行程安排了)。

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們去開志工會議。這次的數學遊戲有八個關卡，每個關卡八名志工，所有的選手依序到這八個關卡找志工挑戰，積分超過門檻的可晉級。老師先介紹這八個遊戲給我們，然後讓我們八個同一組的志工討論策略。由於除了擲骰子決定先後之外，這八個遊戲皆無機率因素，根據「策梅洛定理」，必有一方有必勝或必不敗策略，而出國前，我已跟丁丁和 3i 討論過後手的必勝策略，所以我直接告訴大家策略是什麼，丁丁也順便指出先手唯有在後手即將獲勝失誤才有機會贏。我們講的口沫橫飛，但我覺得其他人一臉茫然(事實上，我覺得他們根本搞不懂規則)，於是我決定隔天正式上場前再說明一次。(其實我所負責的這個遊戲非常奇妙又有趣，我們可以用後手的必勝策略去解釋先手獲勝的情況，極具對稱美感，又有印度教的輪迴觀念，以及「一失足成千古恨」、「英雄不怕出身低」等道理。)

中午我很快速的吃完午餐，因為聽說下午有重要的事要集合。午餐供應一種長的很像發粿的東西，混了一些水果，看起來很噁，但超好吃，牌子上面寫那是布丁，而吃起來也很有布丁的味道。另外，這所學校的薯餅也很棒。

下午，所有的人被集中到禮堂外面的一個階梯上，要拍大合照。於是每個人又領了一個花圈，另外還有一顆地球儀。這些地球儀很有趣，有的像是被超大的隕石砸到，有的是地圖有部分脫落，總之除了我腳

下踩的那顆外，沒有一個是完整的(幸好還有一顆完整的地球入鏡)。接著就是漫長的等待，據說是要等貴賓，但等待的時候校長先幫我們預習這幾天的行程，再宣揚她的教育理念，讓大家都耐煩了，於是有人就大聲問她為什麼我們要在烈日下聽她演講？沒想到這舉動激起了她的教育熱情，她開始斥責我們不能吃苦耐勞，她都 59 歲了都可以忍受，我們為什麼不行？但我覺得印度的氣候真的令人難以忍受，更何況我們才到第二天，而有的人甚至是從冰天雪地的地方來的，實在很難適應。她說著說著，越來越堅持我們一定要等到貴賓來才行，有人問她如果下雨怎麼辦？她很篤定的告訴大家：「It will not rain.」然後就開始下雨了。她的氣象預報比台灣還失準。於是沒等她下令，大家就自動解散了，照片裡還是沒有那位重要貴賓。

更多的漫長等待(我們抽空練了隊際賽)之後(起碼我們現在知道在禮堂裡等待還不是最糟的)，有些人被叫出去，開幕式時要舉國旗進場。另外一些人被叫出去，要迎接貴賓。(我原本還以為是印度人要迎接我們，怎麼變我們來迎接印度人了？)我是國旗進場的那組，被帶到剛剛拍照的地方，繼續等(等=聊天)。到了 6 點，貴賓終於來了(還好我們沒有等他拍照)，國旗很順利的進場(<=中國棄賽<=中印關係緊張)，開幕典禮開始了(我覺得延誤很久，但這在印度似乎是常態)。開幕典禮就是致辭、表演的無限迴圈，因此很容易當機(我說的是大腦)，進而衍伸出聊天、打電動等社會亂象。為了矯正社會風氣，學校派出了一堆人來維持秩序，舉凡聊天、打牌、打電動，通通被制止，只能安靜的打瞌睡，或是努力搞懂印度腔的英文。(去年的開幕式起碼可以到外面吃東西，好懷念)

開幕式總算結束了，已經晚上 10：30，終於可以吃晚餐了。(說不定印度人想害我們作息大亂，讓我們考差)考試前，老師建議我們只吃學校提供的食物和台灣帶去的零食，因為印度當地的食物可能會讓我們腸胃不適應，然而學校提供的食物種類實在非常少，而且很多都會

辣(印度食物的問題是：你問人家食物會不會辣，他們一定說不會，但實際上超辣，他們對辣的定義顯然和我們不同)，於是就發生了一個詭異的現象：家長鼓勵小孩吃泡麵。但當下真的覺得台灣的東西甚麼都好吃。

第三天

原本預計 9:00 要集合志工，9:30 要開始闖關，但沒想到甘地博士給了我們意外的驚喜。一早到禮堂，學校出動了大隊人馬來管秩序，因為要禱告。五天活動中，除了的三天考試外，我們每天都要禱告，其中有兩天是在一早舉行，很像在早課。禱告是由一群學生到台上帶領大家唱歌，大家要起立並雙手合十，大概 5 分鐘。禱告完後就換甘地博士上場了，他拿著一根藤條到台上開始演講，一直講到 10 點都沒有要下台的意思(但其實我也聽不懂內容是什麼)。孫老師眼看甘地博士越來越興高采烈，覺得大事不妙，決定出手制止。於是甘地博士的演講到此為止，而孫老師獲得了如雷的掌聲!

數學遊戲競賽終於要開始了(延誤 1 小時)，但實際上志工還要再等半小時，因為參加者有半小時的時間可以先研究八個遊戲的規則及策略。這半小時中，我們到別的遊戲晃晃，跟其他志工討論規則及策略，也練習用英文介紹遊戲。闖關的過程中，每個人在每個遊戲有三分鐘，時間一到，孫老師就會用麥克風說"Move"，意思是要移動到下一個遊戲。這三分鐘內，我們要先詢問對方是否已經看過規則，以及是否了解規則，然後才能開始玩。我覺得有一個比較不公平的地方是大部分的國家拿的是已經翻譯成該國語言的說明書，但有一些國家拿的仍是英文，導致該國選手根本不明白規則。除了這點之外，我們發現能夠自己看懂說明的選手，大都表現得較好(如果他們是先手，可以拖比較久才輸，若是後手，則可以贏)。玩完後若有多餘的時間，我和丁丁就會跟他們自拍，然後問他們要不要再玩一局，或是跟他們聊天(我們會在對方的單子上用印章標出他們輸、贏、或平手，有兩個印尼的小女

生來，我們就跟她們解釋印尼和蓋章用的印泥的中文聽起來是一樣的)。我們一共拍了 50 多張照(披薩跟布丁的作法是拿筆記本請對方簽名)。到了下午，我和丁丁都很無聊，因為這個遊戲的可能玩法實在很少，玩了一整天後，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甚至可以預言對方的表現。

遊戲結束後，我們到泳池畔檢討隊際賽，碰到了大家都知道答案但都不會證明的第九題。所幸後來鬼父在台灣幫我們寫了一份證明，解決了這個題目，感謝鬼父的隔空鼎力相助(其實我是唯一一個看得懂鬼父的證明的人，所以我幫大家寫了一份翻譯，讓大家後來都看懂。我跟鬼父可能有某種心電感應)。

然後聽 Jimmy 講了一個塔吉克人講的笑話：“Who is the cow?” 答案是孫老師，因為老師一直說“Mooooooooooooo”。

由於隔天要考試，所以大會很早就讓我們回飯店休息了。(或許他們在證明自己的清白?)

第四天

這天是考試，所以沒有禱告也沒有演講。

今年的考場把小學跟國中放在一起，所以到第 90 分鐘，我們得忍受小學組歡樂離開考場的噪音。今年的桌子很小，桌子間的距離也很小，所以考場沒有去年那麼遼闊壯觀，因此緊張失常的人似乎也比較少。個人賽前十二題我對 8 題，沒什麼感覺，只是覺得代數有點多(9 題)，沒有數論跟組合，只有 3 題幾何，而且其中一題幾何全部只有 3 人做出。

計算題第一題不知道是代數還數論，我幾乎沒碰(聽說要用討論)，第二題是旁心，我花五分鐘。第三題又是代數我花了應該 30 分鐘，還是沒解出來，只覺得好多 2017。有把握的只有 55 分，超悲慘。下午隊際賽更慘，只對 4 題。(不過有一題的答案畫出來是一個三菱的符號，讓我想到了前年 ITMO 時三菱與賓士的笑話。)

令我刮目相看的是，印度人收考卷的效率極高。事實上，這七天中

的所有行程只有收考卷是準時的(幹嘛不等貴賓來再收考卷? 這樣我們可以多寫一小時)。

晚上我們搭嘟嘟車去附近的 mall(原來嘟嘟車比校車還刺激, 轉彎時人會飛出去)。Mall 裡面幾乎都在賣衣服, 對小孩來說實在很無聊, 所以我們到美食區找東西吃(考完試終於可以亂吃了)。但除了肯德基、pizza、中式餐點外, 幾乎都會辣, 而且出餐很慢。Sim 卡哥點了一份叫做 Puri 的東西, 那是一個接近球形的餅皮, 可以把餅剝下來沾醬吃, 長的很可愛, 也很好吃。有一個印度的小女生一直在我身邊繞圈圈, 所以我就送他了一包義美蘇打餅乾(我很榮幸成為她生命中第一個送她義美餅乾的人(應該吧! ?))後來我們玩了一會兒的定義遊戲, 但沒什麼新梗。

結束後, 我們要搭嘟嘟車回學校練文化之夜。最後一批 18 個人, 上了四台嘟嘟車, 但有三台的司機不知道路, 於是那三台車就跟著第一台車(我所搭的車), 看起來像是一條有四節的香腸。問題是第一台車的司機其實也不知道路。他載我們往學校的反方向開, 途中我們一直告訴他他走錯路了, 我們要去 CMS RDSO Campus, 但他堅持己見、屢勸不聽, 帶我們往另一邊前進。車子鑽入小巷子中, 離大馬路越來越遠了, 沒有喇叭聲讓我很不自在, 路邊越來越多牛跟牛糞, 還有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的印度人。接著我們來到了一個平交道。平交道的欄杆放下時, 印度人照樣穿過、腳踏車照過、摩托車照過、牛也照過, 只有嘟嘟車和汽車過不去。他們判斷能不能過的標準不是平交道的欄杆, 而是有沒有聽到火車的汽笛聲(所以說火車的喇叭也很重要)。火車開過去了, 共 45 節, 而且速度跟我走路差不多慢(難怪印度人敢闖平交道), 所以要等很久。後來四台車來到了一個寫 CMS 的地方, 但這不是我們要去的校區。CMS 有 22 個校區(難怪甘地這麼愛演講), 我們被載到了一個錯誤的校區。我們請司機載我們到另一個校區, 但他們不肯, 他們說車子沒電了, 拿了錢就開著車落跑(阿不是說車子沒電?), 於是我們就被黑心的嘟嘟車司機丟包在印度街頭了。那所學校的學生

其實很善良，看到我們和司機爭論時，便主動上前幫我們跟司機溝通，只可惜溝通無效。

接著天就黑了，那裡路燈很少，所以很恐怖，而我們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那裡也招不到別的嘟嘟車。

後來有一台貨車從學校開出，好心的司機主動說可以載我們回去。我們 18 個人就站到貨車上(露天的唷)，場景就像我第一天看到的露天小貨車上載了許多人。這輛貨車只有前面和兩側有牆，後面是空的，而且牆壁感覺快倒了。我們就在貨車上一路晃回了原本的校區，途中我們常常必須低頭，因為有樹會打到我們臉上，還有不計其數的髒東西朝我們飛來。我想這樣的車子載人在印度應該不算少見，但印度人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觀光客這麼做，所以紛紛好奇的看著我們，我們也熱情地朝他們揮揮手(明明是在迷航記，不知道為甚麼小學生那麼興奮)，可惜沒帶國旗，不然就可以在印度街頭宣揚國威。

幸好這位貨車司機不像嘟嘟車司機那麼無知又黑心，最後我們總算歷劫歸來，平安回到學校了。

我再也不搭印度的嘟嘟車了。

晚上就是打牌時間。這幾天我們打了橋牌、大老二、貿、camp、兩津勘吉、克難版阿瓦隆。我發現我的三人橋規則跟高雄人不一樣，原來橋牌還有分南北。(今年都只有玩鄭板橋，因為沒 i，盜版橋不好玩)本來還想玩三角函數牌，但我忘了規則。

第五天

早上校方安排我們去 mall，印度遊覽車的窗戶都是可以拉開的，有些當地的小孩會爬到欄杆上把車窗推開跟你乞討。mall 外面也有很多來乞討的小孩，有一個國家的學生給了錢後，立刻被大批小孩包圍，嚇得他和他的同伴不知所措，也因此我們都不敢給錢。

下午在禮堂打牌等待晚上的文化之夜(看到韓國又蓋了一座大田塔)。文化之夜在另一個校區舉行，但其實兩個校區的禮堂長的幾乎一

模一樣，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跑那麼遠？表演的部分比較特別的是澳洲，他們送出了一隻超可愛的充氣袋鼠，而韓國隊則是唱歌唱到一半開始宣示主權(他們說某個島是他們的，但意思其實是全世界都是他們的?)還有墨西哥的牛仔直接一人拿了一把槍上台，實在太酷了，所以我就跟他們換了一把槍和一頂牛仔帽。台灣隊表演的是原住民舞蹈和「站在高崗上」，以及用直笛演奏印度國歌與台灣國旗歌，得到最佳表演獎。另外，我遇到了去年跟我一起展覽數學玩具的菲律賓選手，他說我長高很多!!!

這次的交換禮物我換到的不多，但有些很有特色。大家都在比賽誰換到比較多辛巴威幣以及誰跟比較多女生拍到照。辛巴威幣的部分我換到四張 250 億鈔票，還算不錯，但女生的部分就完全敗給 Sim 卡哥了。另外還有墨西哥的槍跟帽子、塔吉克的帽子、辛巴威的新鈔、小袋鼠跟無尾熊.....(沒有唬人的加拿大撲克牌)。那頂墨西哥帽大到可以用來遮雨。文化之夜結束時已經快十點了(但至少比韓國 1:30 AM 好)，於是吃完晚餐後驅車回家。但印度人很堅持一台車至少要做 15 個人，而且一定要載比較少人的車子先出發，迫使我們要被拆成好幾輛車回家。

第六天

一大早我突然得知下午台灣隊送大會禮物時要代表上台致詞，於是整個早上我都在寫稿。最緊張的是我一直想不到「大會」的英文怎麼說。下午我把稿背好後，就回去跟大家打牌，順便玩了一下人品計算器，發現 pizza 的人品超好，是世人的榜樣。

閉幕典禮時的頒獎非常混亂，我領完獎下台還是不知道自己領的是哪個項目。不過去年有頒一個最佳準時獎，今年好像沒有，如果真的要頒的話大概只能頒給印度了，因為只有印度是準時的，其他國家都太早到了。後來我們送了三箱數學玩具給大會，我在致詞時，大會用攝影機將我的特寫直播到前後方的螢幕上，這樣我跟所有人都看得到

我的畫面，還滿有趣的(難怪甘地那麼愛演講)。

這次的個人賽我得到銀牌，然後計算第三題送分，有點可惜，因為我原本拿 15 分，不過看到原本應該可以拿 20 分的 Jimmy 就感到很欣慰，另外填充題我又猜對了一題，總共 82 分。隊際和團體則都是季軍。總冠軍是新加坡 A，有三金一銅，而國中和國小各有一個國際女子隊。明年的競賽在保加利亞，所以今年保加利亞的領隊送給孫老師一罐特大的玫瑰香水，看起來跟老師的臉一樣大。今年我倒是沒有換到很多香水，只有兩罐，而且一罐是紙盒的。希望明年妹妹能考上，帶我和媽媽到保加利亞買香水。

晚上我們回旅館收拾行李，因為隔天三點要起床搭飛機到德里。每次比賽都會碰到的難題是要如何把巨大的獎盃、禮物塞到行李箱。好不容易處理完墨西哥帽，又發現獎盃拿錯了，本來季軍的拿成了冠軍，因此又佔更多空間。最後我們決定把一袋衣服單獨拖運，因為行李箱完全塞不下了。感謝佳緯媽媽幫我們統一包裝所有的槍枝，否則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將它運回台灣。(很神奇的是，這些槍在通過安檢時完全沒有被攔阻。會不會是印度跟墨西哥的槍長得不一樣，所以印度人不覺得那是槍？在印度常常可以看見軍人揹著槍在路上走，甚至在超市買東西。這可能跟印度人很愛管秩序有關。(但印度治安也沒有因此比較好啊！))

第七天

大會要求我們早上四點要準時集合，因為四點要準時發車去機場，但其實到五點車子都還沒有來。在印度，行程延誤一小時是正常的，習慣就好 (其實只要能不搭嘟嘟車與貨車我就心滿意足了)。我們很順利地搭上國內線飛機並抵達德里，展開德里一日遊。早上到印度門(長的跟凱旋門很像)，這裡乞討的人比較少，大部分是賣手工藝與食物賺錢，但依然會纏著你問你要不要買、要不要議價。還有看到很多人蹲

在路邊粉刷人行道，在印度，馬路的施工與粉刷不須要防護措施，甚至有一個車道被挖空了，旁邊也只有立一個告示牌（他們的開車技術那麼好，這樣應該就夠安全了，我比較擔心的是牛掉下去）。

中午在一家很好吃的餐廳用餐，吃的仍是各式各樣的餅皮配各式各樣的醬料，而且還是很辣。幸好那邊也有很棒的甜點，而且很多是我們沒看過的，非常難得。

下午我們到台灣駐印度代表處，大使跟我們講了一些印度的(冷)知識，例如印度教佔 80%人口，只有剩下的 20%可以吃、殺牛，但印度卻是世界牛肉第三大出口國(這 20%的人真厲害)。大使非常親切的跟我們合照，並招待我們享用茶點，讓我們有回到台灣的感覺（不知道印度承不承認這是台灣的領土）。

晚上就在打牌與購物中度過了。

第八天

唯一的行程就是搭飛機回台灣。依照慣例，飛機延誤了一個小時。

心得

印度真的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有獨特的步調與秩序，讓我這個外國人顯得格格不入，要不是藉著這次的機會，我想我不會(也不敢)造訪這個國家。感謝老師們辛苦安排我們的活動並照顧我們的安全，也感謝家長們一路的陪伴與協助，讓我們能享受這趟奇妙的旅程並平安回家。這是最後一次以選手的身分參加 IMC，這兩年的比賽中，我認識了很多台灣的數學高手，以及來自其他國家的選手，並見識到許多異國

文化，這是我覺得參加數學競賽最值得的地方，也是與一般旅行團的相異之處。這並非只是一般的認識，而是有著共同使命與目標的革命情感，無論與台灣隊一起比賽得牌的渴望，或是與菲律賓、泰國的選手跨過語言與距離的隔閡，一起展覽數學玩具或玩數學遊戲，都是非常難得的體驗，因此所建立的感情也非同小可。這四年來，感謝孫老師指導我學習數學的方法，讓我從一個在保良局比賽拿不到獎的學生到今年能考上科學班；也謝謝老師提供機會和我分享很多資訊，讓我可以見識上海學生的厲害、到泰國當志工，讓我的學習之路更加順遂，也更有國際觀。最後，祝福明年到保加利亞參加 BIMC 的選手能奪得佳績，而我也會更加努力的學習數學，期待自己能有更好的表現。